中国大皇帝书系

贺古/著

万历皇帝

上

- 他是一个在文官的调教与扶制下长大的天子……
- 他是一个三十年不临朝理政的堕落皇帝……
- 他的昏聩为大明朝的覆灭撞响了丧钟……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万历皇帝

贺古〈著

万历皇帝

上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历皇帝/贺古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5

ISBN 7－5013－2128－0

Ⅰ．万… Ⅱ．贺… Ⅲ．明神宗(1563～1620)－生平事迹
②明代历史事件－1573～1620 Ⅳ．K827＝48 ②K248.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498 号

书名 万历皇帝

WANLIHUANGDI

著者 贺 古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66126153 传真·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e.gov.cn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1

字数 723(千字)

版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3－2128－0/K·564

定价 49.80 元(全二册)

一个不临朝理政的皇帝

（代前言）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饱受争议的封建帝王。他在任上曾造就过国家十余年兴盛的辉煌政绩，也曾创下了三十年不临朝理政的昏聩笑谈。可以说，万历的鲜明个性及政治作为的起伏跌宕，使他成了中国封建帝王中功过分明、褒贬并存、色彩丰富的悲情代表。

万历的母亲是一位姿色平凡的宫女，但因他是父皇穆宗的独子，所以说他是衔着玉玺来到人世间的。万历从五岁开始读书习字，六岁时便被册立为太子。穆宗驾崩后，万历在一群文武大臣的簇拥下登基称帝，是年，他刚十岁。此时，朝中宰辅高拱与太监冯保争权夺势，水火不容，万历凭着幼稚的直觉，让恃权傲物的高拱“回籍闲住”，冯保则得了提督东厂的要职……万历的“直觉”还造就了另一位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英名。张居正是一位有抱负、有才略的文官，他晋升为内阁首辅后，把调教幼皇、治理天下视为责无旁贷的己任。他不仅开“日讲”，天天在幼皇面前大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同时，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试图振兴大明朝颓势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

万历在张居正主持的国家复兴中长大了，他已经是个遍览史书、胸有大志的青年天子了。但是，国家大权一直在张居正手中攥着，他不仅要对张居正的任何举措拍手称快，而且还要亲自下旨来实施，这不由地令他心如块垒……而张居正自信自己一心为国，只把万历看成了一个恭顺的学生，忽略了他毕竟是坐镇金銮的天子。所以，当张居正病故之后，万历感到犹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把罩在自己头上的巨伞倒了，尽管今后再没人为他遮风挡雨，但更重要的是万历的心中产生了一股重见蓝天白云的快感。万历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下令抄没了张居正家产……

万历尝到了一揽大权的快慰之后，又发现没人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多么得自由。他开始领略酒色的销魂魅力，他抽大烟、蓄美女、玩花鸟，不亦乐乎……特别是当他临幸了貌美如花、柔情似水的郑贵妃后，更是不想离开后宫一步了。这时，大明朝已现凋敝之态，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与大臣们产生了强烈分歧。万历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大臣却坚持立朱常洛，这场历经了15年的立太子的争斗最后以大臣们的胜利而告终……此时的万历已厌烦了做皇帝的艰辛，他的满腔鸿志已在后宫消弥贻尽了……他开始不再临朝，放任大臣恣睢理政……在一道道各地飞送来的告急文书被扣压后，努尔哈赤的战刀已把大明王朝刺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悄然阖上了双目……

万历死后第七年，陕西农民暴动，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万历死后第二十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大明朝彻底覆灭。这一切，万历难逃其咎。

本书语言凝炼，文笔流畅，故事情节曲折跌宕，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万历作为男人、作为帝王的喜怒哀乐……万历、张居正、郑贵妃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为我们客观而真实地描绘了一部浩大恢宏的历史画卷。相信读者朋友们掩卷后，对万历、对大明朝的覆灭，定会有一个崭新的、清晰的、睿智的思考。

目录

第一章　先帝托孤　001

终日沉湎酒色的明穆宗在位六年之后一命归天，撒手留下一个庞大的明朝帝国和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太子朱翊钧。托孤诸臣心怀叵测，内阁首辅大臣高拱高声叫嚷：十岁顽童怎能统治天下啊？此言一出，大臣张居正、大太监冯保面面相觑……

第二章　刀光剑影　037

天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大学士府一片沉寂，大臣张居正正伏案疾书。

一黑衣素客手持三尺龙泉剑无声无息地刺死八名侍卫，正当他欲进行最后一搏时，张居正陡然一转眼，黑衣侠手中剑惊然落地……

第三章 登基称帝 103

高拱自以为占尽天机，只等皇上出面打倒专横跋扈的内监冯保，六月十六日早朝，冯保得意洋洋地站在皇太后和皇上的身边，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谕旨，……大学士高拱闻言一下子惊瘫在地……

第四章 初砺风雨 197

万历皇帝提及治国方策，大学士张居正张口便答：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只宜去莠存良而已！”群臣闻言，面色各呈不同之状……

第五章 赶尽杀绝 277

张居正深知这一切绝不能禀情而为之，错走一步便会有灭顶覆亡之灾，几年的锻炼他早已不是当年的荆州张秀才了。他明白了围剿和盘旋，他用“惟贤是举”之策，同时他也有“芝兰当道，不得不锄”的雄心，于是在众臣颇有疑议之中，张居正起用了杨博……

第六章　边塞烽火　381

刘庆川弯弓搭箭，对准正在拼杀的都掌蛮首领哈力赤一箭射去。哈力赤应声落马，利箭贯喉而出，哈力赤几经挣扎终于气绝……。刘显道："将军之功，全军皆知，然朝廷之疑，断无消解，通匪之名，刘显也难当啊！"……刘庆川仰天长叹："大将军误我矣！……"

第七章　锐意改革　489

孔尚贤道："张大人果然已经将生死名誉放在一边了！"

张居正正色道："居正今日作法，会遭到众人的耻笑，但等到居正去位之后，相信朝野上下定会有人想我的！"

第八章　秉忠夺情　609

吴中行、赵用贤等四人被脱得只留下一条短裤，伏在地上，旁边立着八个手持乌龙棒的彪形大汉。万历一声令下，顿时血肉纷飞……

吴中行怎么也不会想到，许文穆馈赠给他的装满黄金的玉杯竟是万历所赐……

第九章 忠骨冤魂 699

万历怒从心起，厉声道："你们少给朕提起张居正……"

江陵的山水应该无恙吧！江陵的张府之外却站满了从京城赶来的兵勇……

第十章 巨厦初衰 807

二十三岁的万历开始修建三十五年之后方派得上用场的定陵，这耗资千万的浩大工程是万历给大明帝国的灭亡掘下的第一座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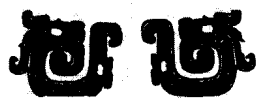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后宫风云 869

万历将雒于仁的奏章扔得很远，大声道："昔日海刚峰骂过朕的祖父，今日雒于仁竟辱骂朕酒、色、财、气样样俱全，不抄他满门，朕不解心头之气……

第十二章 千秋功过 941

万历举目四望，朝野之中无一人可以倾心而谈。四面楚歌的悲凉一阵阵地奔涌而来。他无奈地将在手中玩弄了三十八年的政权交给了皇太子。再次开始一个相同的朝代……

第一章



先帝托孤

终日沉湎酒色的明穆宗在位六年之后一命归天，撒手留下一个庞大的明朝帝国和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太子朱翊钧。托孤诸臣心怀叵测，内阁首辅大臣高拱高声叫嚷：十岁顽童怎能统治天下啊？此言一出，大臣张居正、大太监冯保面面相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隆庆皇帝面如白纸，手若枯爪，浑浊的两目泛着一缕垂死的无奈……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蜷缩一隅，浑身战栗，一会儿看看犹如死人的父皇，一会儿看看韶华依旧的母后，两行清泪无声地淌了下来……大学士高拱冷笑着，张开手臂，整个大明江山似乎就这样抱在了他的怀里；太监冯保哪会善罢甘休，一撸袖子冲了上去……张居正在一旁却是气定神怡，心里在哼唱着：坐山观虎斗……

公元一五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明朝隆庆六年，中国北方的气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尚未正式进入夏季的北京皇城像是沉浸于蒸笼一样闷热，怀柔、昌平郊区的民众已经被热倒了几十个，可上天仍然没停没息，一如既往地闷热着，残酷的上天丝毫不去理会黎民的甘苦，似乎是人间这些愚昧的生灵惹恼了高坐灵霄宝殿的玉皇大帝，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到了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城内的摊贩走卒、车夫游民也陡然减少了许多，就连平时生意红火、财源茂盛的大家客栈、珍宝古玩铺店、各个等级的青楼肆馆也半掩半遮，有的干脆挂出了“内部经营，停业待举”的牌号。

昔日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京都街道也少有行人，偶

尔不知从何方赶来的几匹健骑飞驰而过，只留下一串串潮湿的汗水及一团团马蹄扬起的尘烟，骑在马背上的人惊惶失措，伏身抱鞍，着力抽马直奔皇城而去。这种反常的天气和反常的街城内情景使久居在北京城的人们终日惶惶不安，胆子大点的又爱饶舌的男人们便私下开始议论猜测开了，但没有谁能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有些当地的知名员便开始斗胆向在京当差的熟人问询，期望能得到一星半点的讯息，以证实自己的身价或是炫耀自己的能力，但官府衙门的大小头目甚至是没有官衔的差役们也都一问三摇头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眼下的天气变得如此反常，还是没有一个正确、哪怕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答案。人们仍然惶惶然地过着提心吊胆的苦日子，天空中仍然下着烈烈大火，北京城内几乎是绝了人迹，进入皇城的路上已经很少见到奔驰如飞的骏马了，若不是北京城各门的衙县还开着，说这偌大的皇城是一座古代坟堡也未尝不可。

这个当儿，北京城内几家巫师大法店生意着实红火，各位德高望重的法师们整日接待远道而来的香客或是说善男信女，整天忙的不亦乐乎，但这几家巫师的巫术也未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对安抚民心是作用甚微的，这一点是至少可以断定的，因为这些德高望重的巫师们所占的星相和所得的结论各不相同，城南的李巫说民众得罪了天神，这是天神在惩罚这些不驯服的羔羊呢！然而城西的张巫师，这个北京城内家喻户晓的百岁老人，却说是皇城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至于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是任何人也问不出来了。说来也怪，在张巫师得出这个结论没两个时辰，便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一命归天了，这更加重了北京城及附近居民的惶恐心态，上天要降罪给这些民众了，这个消息在北京城内四下散开，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北京

城各个角落。五个时辰过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城及其附近的各家香火店已被破门争购一空，人们不顾烈日的炙晒和蒸气的熏烤架起刚求购到手的草香烟雾缭绕地烧将起来，没有求购草香的人家也不甘示弱，尽量地寻到一节节上好的干柴点燃后，待其烧了一会儿又泼上一点凉水，把火打灭只留下被火烧过的黑黑的一截，往沙土泥缸中一插，远远一望倒也像是一截硕大无朋的草香，大多数的居民就跪在这些香火面前不停地祷告着，希望上天或是人主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幸运或是仁慈，至少不是灾难也就心满意足了……

香雾缭绕的北京城并没有感动高坐龙廷的天神诸将，天空仍然骄阳似火，人们依旧心态惶惶，莫非真的要发生大事了吗？在民心骚乱的时候终于有精明的人打探来了确切的消息：在位六年的穆宗皇帝突然得了怪病，遍尝百草之后依然无效，生命垂危，旦夕之间或会驾鹤西游！

这条不知从何处传来的确切的消息使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似乎安静了许多，惶惶的民心似乎又开始平稳了，平民百姓尤其是从外省赶来的流民匠人商贾各色人等的心已经平安地放回胸腔，其实皇帝的生死与他们的确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谁主政，他们仍会过着贫困的生活做着或赔或赚的生意，或者说趁着皇帝驾崩狠狠地捞上一笔也有很大的可能。这样，这群人开始活动起来，北京城，确切地说应该是北京城的近郊大小集市又开始忙碌起来了，虽然碍于干燥闷热的天气，街道上还不是很繁华，但毕竟比前两天好多了。但城内的大小官府、宅第、衙门，还是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可言，进入皇城的门卫已经从两天前的四个人把守扩充到今天的十个人护卫，进出宫门都要受到严格的盘问，非有禁城密令不得随意外出归入。尤其是北京城内的高府高拱大人的府邸，更是大门紧闭一片庄严肃穆

之色。到了晚上府内大小房间就早早地熄了烛灯，四百余亩的大府邸鸦雀无声，在这时候谁要是高声交谈或是随意走动是要受到高拱大人严罚的，整个宅府都沉浸在若有若无的悲痛之中，下至家丁上到高拱都无法预料这皇帝的升天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命运。

权倾朝野的大学士高拱在官场上拼搏已非一年半载，他深知这样巨大的变化会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巨大的不可预知的波动，他这位精明绝伦的明穆宗头号大臣，现在在这突然而来的事故面前竟然变得不知所措了，现在皇帝正处于危病之中，升天面父是迟早的事情，日后，留下这个庞大的明朝帝国和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太子朱翊钧，他愈发感到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但在京的百余名大臣之中肯定有人不满他的专权专横，他也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那个大太监冯保，与他结仇已不是一日两日了，想到冯保，高拱心下一凛，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两天前发生的事情又像图画一样浮现在眼前……

两天前也就是当时十分闷热的五月二十二日上午，高拱、张居正、冯保及百余名在京大臣正在养心殿早朝，像往常一样，终日沉湎酒色的隆庆皇帝，半斜躺半倚坐在龙椅上，听候吏部尚书杨溥关于人事任命的本奏，文武两列大臣有规矩地整齐地候列两边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之间杨溥的抑扬顿挫珠圆玉润的声音戛然而止，众大臣忙抬头审视发生了什么大事，只见刚才正悠闲自得地躺在龙椅上的隆庆皇帝猛地跳将起来，两眼泛白，嘴角歪斜，手舞足蹈地把龙廷上的各种金玉器皿统统打掉在地，众大臣惊惶失措，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一时间朝内乱作一团，更没有谁敢冲上龙廷去扶持皇帝。这时，隆庆帝双目圆睁，歪歪斜斜的口中不知咕哝了些什么，随后就摇摇晃晃地一头从龙椅上摔了下来，养心殿内的各级官

员齐声惊叫起来。正在这时，靠在队列前面的大学士张居正、太监冯保两位大臣行动迅速，危急之中也顾不得什么礼数了，双双抄手把正往下摔的隆庆皇帝牢牢托住。此时各位大臣方才缓过神来，慌里慌张地急召太医进乾清宫为隆庆帝诊治。在这混乱之中名垂朝野的高拱大学士，竟然没有机会号令众人去解除皇帝的危难，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太监冯保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直到最后十个大汉将军冲将进来，把两眼泛白浑身抽搐的隆庆皇帝迅速抬到内寝乾清宫，他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在众人慌乱之中，他，高拱，当朝赫赫有名的大学士收到了大太监极度冷漠的一个眼神，就是这个眼神让他这位久经沙场的政治老将也心胆俱碎。这几天，他一直被这个冷漠的眼神所困扰着，惊惧着，凭着敏锐的政治感觉，他感到将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这必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内廷争斗，不仅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连亲朋故戚也在所难免，甚至是庞大帝国也将遭到无情的打击。但他也知道他没有退路了，他已经走在了悬崖边上，退，就是死亡和功败垂成，进，有可能前途光明，可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进又谈何容易，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太多了，现在回想起来能和他交心的臣子并不多了，剩下的只是惧怕他的权势，被他的权势所慑服罢了，成就大事能指望这些人么？高拱想着想着便对着飘忽若灭的烛光摇头叹息。这时他又开始埋怨起隆庆皇帝来了，如果不是当朝皇帝的突然病发，谁敢奈何，谁又能奈何他高拱大学士一个指头，这么多的大风大浪不都闯过了么？他相信这次也会化险为夷，但一想到大太监那冷漠的眼神，高拱的心一下又凉了。这两天时间不知这个佞臣又在施展什么不见天日的手段了，凭着内臣的身份，冯保是优越于其他任何大臣的，况且他又是首席秉笔太监，朝内出了这样的事情，离开他是万万不行的，他可以拟

旨，可以宣诏，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篡改圣意，只要人不知鬼不觉，他冯保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冯保的卑鄙他高拱也是领教过的，在他早期入仕时，他冯保在中间使了多少绊脚他也是一清二楚的，这次，对冯保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置他高拱于死地而后快这是十分显然的。还有那个老谋深算的张居正，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还好，大学士张居正平时和自己的交往很是紧密，“虽然不至于帮我，但绝不会反我”，高拱这样满有把握地思忖着，看样子关键是和冯保要进行一场或生或死的恶战了，但这冯保要干什么呢？按当朝祖制：太监是不能作为辅政顾命之臣的，冯保无论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可能超越自己之上，太监就是太监，做个副职还行，真的要独行大权，还是要看当朝大臣的。高拱想到这里不禁心下一宽，嘴角挂着一丝别人无法觉察的微笑，但这瞬间即逝的微笑又迅速地隐没到满唇边的胡须里面去了，旋即，大学士高拱的眉头又紧皱起来，脸色也十分的严峻，一副十足的如临大敌的模样。因为他听到了门外一阵急促紧张而又零乱的脚步声。

虚掩着的房门被一股巨大迅速的力量猛地撞开了，高府的大总管高家砚满头大汗地直冲进来，一脸的惊慌和紧张，当他看到主人高拱威严不动地紧盯着自己这副狼狈相时，本来就很红涨的肥脸立刻又夸张地涨红了许多。

“什么事，这样慌里慌张的？”大学士高拱满脸怒气加之满脸的惶恐。

“回报大人，”大总管高家砚稍停了一会儿又接着道：“圣旨到，请大人大门外接旨！”说完用力地揩了两下肥脸上的油汗，忐忑不安地看着一脸不悦的高拱大学士。

大学士高拱闻言一惊随之一喜，朗朗地道：“我道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你慌成这样，莫非天塌地陷了不成？枉活了这么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